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
第二十九回 缺月重圓真情獨笑 群珠緊守離恨誰憐

卻說琴言到梅宅之時，心中□分害怕，滿擬此番必有一場凌辱。及至見過顏夫人之後，不但不加呵叱，倒有憐恤之意，又命他去安慰子玉，卻也意想不到。心中一喜一悲，但不知子玉是怎樣光景，將何以慰之，只得遵了顏夫人的命，老著臉，走到子玉臥房來。見簾幃不捲，几案生塵，藥鼎煙濃，香爐灰燼，一張小小的楠木牀，垂下白輕綃帳。雲兒先把帳子掀開，叫聲：「少爺！琴言來看你了。」子玉正在半睡，叫了兩聲，似應似不應的。琴言便走近牀邊，就坐在牀沿之上，舉目細細看時，只見子玉面色黃瘦，憔悴了許多。琴言湊近牀邊，低低的叫了一聲，不覺淚如泉湧，滴了子玉一臉。只見子玉忽然的呵呵一笑，道：「『七月七日長生殿，夜半無人私語時』正是此刻時候。」便又接連笑了兩聲。琴言知他是嚙語，心中□分難受，在他身上拍了兩下，因想顏夫人在外，不好叫他庚香，只得改口叫了聲：「少爺！」此時子玉猶在夢中，道是到了七夕，已在素蘭處會見琴言，三人就在庭心中，擺列花果，煮茗談心，故念出那兩句《長恨歌》來。魂夢既酣，一時難醒。琴言又見他笑起來，又說道：「我當是『黃泉碧落兩難尋』呢。」說到此將手一拍，轉身又向裡睡著。琴言此時眼淚越多了，只好怔怔的望著，不好再叫。見子玉把頭搖了一搖道：「偏這般大雨，若明日早上也是這樣，可怎麼好？船又隔得這麼遠。」停了一停，說道：「獨活、防己之下，應須添一味當歸。」外面顏夫人聽了，知是嚙語，雖不能□分明白，也是一陣傷心，兩淚交流，只管怔怔的瞅著聘才，聘才心上也覺淒楚，便說道：「玉儂你只管叫醒他。」琴言便叫了兩聲「少爺！」子玉嗤的一聲笑道：「你好癡也！」又道：「雲兒，你只管叫我作什麼！這麼近的路怕什麼！你還當是大東門外麼？」琴言要高聲叫，又哽咽了，喉嚨叫不出來，只把手拍他。那子玉忽然睜開眼來，對著琴言道：「香碗，這回又虧了你，費了如此的心，我以後便放心了。」琴言又往前湊了一湊，拍著肩道：「少爺！琴言在這裡看你，你病可好些麼？」子玉心上模模糊糊，眼前花花綠綠，看不分明，便冷笑了一聲。琴言又說了一遍，子玉便哈哈大笑起來道：「你已試過了我一回，難道我還認不得你？」當下顏夫人在隔壁，聽了肝腸欲斷，忍不住到房門口來看，見琴言坐在牀上，拉了子玉的手，只是哭，子玉只管笑。

顏夫人道：「他認不得人，這怎麼好呢？」聘才也只得走到牀前，叫了幾聲：「世兄，你心上的琴言特來看你，我扶起你來坐坐，你們說說話就好了。」聘才叫雲兒擰塊熱手巾來，替他淨了臉，擦了擦眼睛，扶他坐起，把牀錦被疊了，在背後靠著。

顏夫人倒不肯進來，恐怕兒子上心愧懼，魏聘才也離得遠遠的。

子玉坐起後，精神稍覺清爽，猛然眼中一清，見琴言坐在旁邊，便問道：「你是誰？坐在這裡？」琴言帶著哭道：「怎麼連我也不認得了？」琴言見窗戶未開，且係背光而坐，自然看不明白，便挪轉身子向外坐了，側了一半臉，望著子玉道：「我是玉儂，太太特叫我來看你的，不料□數天，就病到這樣。」說著又嗚咽起來，子玉聽得分明，心中一跳，便把身子掙了一掙，坐直了，看了一回道：「你是玉儂？我不信，你怎麼能來？莫非是夢中麼？」琴言忍住哭道：「我是琴言，是太太叫我來的，你為何病到如此？」子玉便冷笑了一聲道：「真有些像玉儂。」

顏夫人聽了，對著聘才道：「此話說的奇怪。」又聽琴言道：「我是為著你的病來的。」子玉笑道：「你真是玉儂，如何得來？就算你願意來，人家如何肯放你來？」琴言道：「我真是玉儂，我已來了多時，是奉太太之命，叫我來看你；又虧魏師爺帶我上來。我勸你自己寬心，不必憂鬱，身子要緊。快養好了病，我既來動了，就可以常來的。」說著又滴下淚來。顏夫人見子玉清爽些，便有些歡喜，叫丫鬟移張椅子在簾子外坐了，聘才就站在顏夫人背後。子玉此時又清爽了幾分，便湊近琴言，細細一看，笑道：「玉儂你真來了，不是假的？」琴言回轉頭來，對著子玉，要回答時又咽住了，只是哭。聘才在外低低說：「玉儂扎掙些，倒不要引起他的哭來。」琴言只得把帕子掩了臉，用力迸出一句話來道：「是真的。」子玉道：「果然是真的。」琴言道：「真真是真的。」子玉便狂笑一聲，往前一撞，卻好撲在琴言肩上，猶是咯咯的笑個不住。

聘才見了忍不住的笑，那些丫鬟、僕婦也無人不笑。顏夫人點頭歎息，見子玉兩手扶著琴言的肩，要坐起來，先笑了一回。

琴言道：「你倒是什麼病？我勸你不要病了，從今日就好了罷，省得多少人為你苦，更招太太心裡不安。」說著遂又滴了些淚。子玉笑道：「我有什麼病，我這個病要他來就來，要他去就去，原不要緊的。」琴言道：「休說不要緊，你這病不比從前，也添了滿面的病容，千萬句並作一句：放寬了心。你從前說自己會寬解，看得破，怎麼今日又不會寬解，看不破了呢？」子玉笑道：「我又何嘗不會寬解，又何嘗看不破呢？若看不破時，就是獨活的反面了，幸而看的破，尚有今日。」說著又哈哈的笑起來。琴言道：「我在華府很好，華公子那人也是極正經的，且府中上上下下都待我極好，你很不必惦念。」子玉笑道：「你真好麼？」琴言道：「真好，你不信問魏師爺。」子玉道：「真好就好了，問他作什麼？」便又笑了。琴言道：「只要你的病好得快，我便更好。你若好得慢，我也就不甚好了。你若一分病沒有，我便似成了仙這麼快樂。」說畢，勉強一笑，這子玉便大樂起來，手舞足蹈的光景。琴言道：「他那裡原准我告假出來，倒不比在師傅處拘束我。從前沒有來過，今已來了，我就常常的出來看你。你若沒有病，我也可以多坐會，多說兩句。你若有病，我又怕你勞神，且我見了更悶。」子玉笑道：「你真能告假出來麼？」琴言道：「今日不是告假出來的麼？」子玉道：「這也奇極了，我只當你進去了，我們此生休想見面。再想不到你竟能出來，且又竟能到我這裡來，真也實在奇怪，卻也實在妙極，天乎！天乎！」說著，又撫掌大笑。琴言見了，倒疑他這笑也是病，心上倒又傷心起來，只得忍住。

此時顏夫人見子玉只是歡笑不已，也便解去了多少愁悶。

想既能如此歡笑，心中自己開豁，其病就可好了。又見琴言總是淒淒楚楚，真想不出這個道理來。子玉便又笑道：「你進去了，作些什麼事來？」琴言道：「一件事都沒有，叫我在留青舍伺候。府裡的房屋排場，比怡園又是一樣光景，錯不得規矩。

卻用不著唱戲，也不作什麼，不過作一個伺候書房的書童就是了。」子玉道：「你出來他們知道不知道？」琴言道：「他在上屋時候多。他還有好幾處書房，歇了幾天，才到一處，也不過略坐一坐就走了。這屋子裡的人不奉呼喚是不進那屋子裡去的。」琴言向來總說實話的，今日要治子玉的病，就有幾句謊話在裡頭。說得在華府裡這等快活，將來還可以時常出來，不過極力要寬子玉的心病。子玉聽了這一片話，心內已覺四平八穩的搖也搖不動了，便真快活，笑了一回。琴言又道：「從前在師傅處出門怕費力；且沒有來過，也不敢進來。今日我進來時即見過太太，太太很疼我，命我常來看你。今既奉了命，還怕誰敢說什麼不成？出入可以自由了。」子玉聽到此間，倒把眉頭皺了一皺，有些慌張的意思，低低的問道：「你已見過太太了？太太沒有說你什麼，誰帶你上去的，准你進來嗎？」琴言道：「是魏師爺帶我上去的。我曾對太太說：『我能治你的病。』太太就很喜歡，吩咐我說：『你若能治好你少爺的病，我不但准你進來，還准你常常的來呢；候老爺回來，還要商量買你進來服侍少爺呢。』倒問我願意不願意。我說：『我有什麼不願意，只求太太的恩典就是了。』」子玉道：「你向來是不說謊的，今日這些話不要是些謊話來哄我麼？」琴言道：「你不信，我請太太進來，當面講，你聽聽是真是假。」說罷就要走出來，子玉連忙搖手道：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」又道：「你這些話，句句是真的？」琴言道：「你見我幾時撒謊來？」子玉點點頭道：「真沒有說過假話。」便自己定了定神，越想越樂，不禁大笑，歡聲盈耳，外邊的顏夫人也喜歡的笑起來，聘才更覺洋洋得意，低低的說道：「小姪看世兄今日竟會痊癒的了，這功勞全虧了琴言的師傅，雖然受了他那些刁難，倒還值得。」這邊子玉已樂不可言，那裡留神到外間？況且外間人又是私窺他的，病人精神有限，故而聽不出來。子玉竟慢慢的跨下牀來，琴言扶著走了兩步，覺得腳軟神虛，便又笑道：「我已好了，我原沒有什麼病，不過受了些暑氣，有些頭悶神昏。

他們便當我是大病，把些藥來我吃，愈吃愈悶，悶也悶極了。」

便叫雲兒道：「我覺餓了，有什麼吃的，快拿些來。」顏夫人聽了，即輕輕的走出，聘才等亦都跟了出來。顏夫人道：「怪事！怪事！直看不出他們什麼意思來，這一對小人兒，卻真也奇怪。今日實虧了琴言，我倒要重重的賞他。」聘才嬉嬉笑道：「這也實在稀奇。伯母請看：世兄與琴言都是正大光明，一無苟且的。今日真虧了他，若不然，就是那葉天士重生，也不能治的這麼快。」顏夫人道：「這也總是世兄的大力，才能叫得出來，這功勞總是世兄的，我母子感激不盡。」聘才連道：「不敢，況小姪受伯母府上的栽培，理應效勞，不要說費這點心，就叫小姪赴湯蹈火，也不敢不盡力。」說完，露出滿面得意。顏夫人又謝了幾聲，即命雲兒將那蓮子粉熬成了小米粥，盛了兩碗，命琴言陪著子玉吃了。子玉見了琴言，心中一喜；又聽了他這番言語，鬱抑全舒。又喝了一碗粥，便覺得神清氣爽，即對琴言道：「我的病已好了，你全可放心。你今日出來，倒要早些回去，不要叫人說出話來，以後倒難告假了。你的話我句句記著，句句依著你。你自己也要留神，諸事隨和些，圖個上進，比唱戲到底好多了。我前日只道與你永無見面之期，不料今日如此快敘，我心中此刻百憂盡去，毫無不足。只惜我沒會見過這華公子，不然，我也可以來會會你，既是魏師爺同你出來，」說到此，便問琴言道：「聘才同你到什麼地方？」琴言道：「先前他也進來，叫了你好幾聲，扶你起來坐的，你沒有留心。此時想在上房同太太說話。」子玉即低低的說道：「從前的嫌隙，也不必記他了，以後倒和好些為是。今日也算虧他出力。」琴言點點頭，大有難分之意。子玉倒連連催他，直到琴言告別之時，子玉方灑了幾點淚。琴言又懇懇切切的囑咐了一番，子玉滿口答應，送到房門口。琴言道：「你才好，不要出來，我還要到上房見太太。」子玉又有些惶恐之意，便叮囑道：「你見太太時，說話也須留意，不可據實。」

琴言答應，走了出來，即重到上房中堂內，顏夫人見了便笑吟吟的道：「今日真虧了你治好了少爺的病，但不教他再病才好。」琴言臉上一紅，停了一停道：「少爺心地光明，沒有看不透的事情，以後可保沒有病了。」顏夫人又把琴言打量了一回，便道：「你今日去了，幾時再來呢？」琴言道：「可以告假就來，請太太寬心。」顏夫人歎了一口氣，對聘才道：「他們兩個小人兒的事情，真是猜不透。今日看他一個哭，一個笑，也沒有講什麼，若不是親眼看見，便任是什麼人也要胡猜亂講，還要說我溺愛不明，為兒子作這些事。世兄你想，你親眼看見這光景，好笑不好笑？教我如何能認真，由他病去不成？」聘才正要說話，顏夫人又對琴言道：「此中的情節，只有你心上明白，倒還要仗著你伺候他大好了再說。」琴言低低答應，心中也想道：不料這位太太這樣慈悲，若是別人，只怕未必能這樣，就算疼他的兒子，也疼不到我身上來，便著實感激。

聘才見時候過久，便要同琴言回去，琴言也心內懸著，便即辭顏夫人要去。顏夫人道：「你且略候一候，我還有話。」便自己進房，先著人叫了許順進來，叫他秤了二百銀子來，顏夫人道：「你交與魏少爺收了。」聘才叫交四兒拿了。又見一個僕婦拿著一包東西出來，付與琴言道：「這是太太賞你的，你收了再去謝賞。」聘才見是銀鑲小刀一把，大荷包一對，小荷包一對，帕子一方，洋表一個，梅花小鏡一個，牙骨真金面扇子一把，琴言收了，與聘才進去謝了賞；聘才也含含糊糊的跟著謝了一聲，即同出來。顏夫人送至中堂廊下，又叮囑了幾句。琴言與聘才出來，走到門房門口，只見許順笑嘻嘻的出來，見了聘才問道：「今日的事，到底是個什麼緣故？真叫我們想不出來。」又問琴言道：「你是那個班子裡的？」聘才代答道：「他從前在聯錦班，此刻不唱戲了，在華公府裡當差。至其中緣故，此刻不必告訴你，你後來自會知道：「許順不好再問，即送了出來。兩人上了車，路上閒談，琴言便感謝不盡，聘才也謙了幾句，卻分高興。」

進城已是申初時分了。到門口下來，一徑跟著聘才進去，只見總門口有人拿了大簿子記上一筆，琴言知道是上號簿。聘才先叫四兒將銀包拿進房去，放在錢櫃內鎖好。一同進來找著林珊枝，珊枝見琴言回來，即笑道：「怎麼去了許多時，想必醫的病好了。」琴言面有慚色，便問道：「公子可曾傳我？」珊枝道：「怎麼沒傳？傳了兩三回，不見你回來，公子大發氣，已著人叫你師傅去了。」琴言聽了，吃這一驚不小，滿面通紅，說不出話來。聘才道：「他是不禁恐嚇的，你不要唬壞了他。」珊枝正容道：「我唬他作什麼？未正二刻，公子出來不見他，問我，我說：『是他師傅的生日，琴言他回去拜壽。本要等公子下來告假，今早聽得公子不下來，他又候不及，托我回的。』公子一聽就有氣，說：『若真是他師傅的生日還罷了，要是說謊為別的事出去，我是不依他的。』立刻叫人到你師傅那裡打聽去了。那人回來說了，只怕連我也要挨罵，你是不用說了。」

再者是，門簿上記明出進，都是魏師爺同的，只怕連魏師爺也要難討公道。」琴言聽了，心中七上八下的亂跳，急得眼睛都紅了。若被他訪出真情，且慢說挨罵，就是羞也羞死人。聘才聽了，似信不信的道：「老三，你不要唬人，我是不關事的，是你擔了擔子叫他出去的，自然先要問你。」珊枝冷笑道：「問我，我就直說，知道你們作些什麼事？」琴言嚇的眼淚都出來了，只得軟求珊枝替他周旋。聘才見些情景像真，亦連連陪笑，把扇子扇了他幾扇子，作了一個揖，叫聲：「好兄弟！你替我遮蓋些，就是哥哥臉上也不好意思，始終還是仗著你的大力呢。」珊枝見他們真著了忙，便嗤的一笑道：「不要慌，事情是真的，不是我撒謊。早替你們張羅好了：我已告訴朱貴不用去打聽，在城外逛一逛回來，說真是他師傅的生日，停一回就回來的。你們如得了彩頭，也分些來謝他。」琴言道：「我送他幾兩銀子就是了。」珊枝又對聘才道：「這號簿上也去了才好，不然將來終要看見的。」聘才道：「索性亦求你三太爺施點法力，我是不好去說。」珊枝道：「只是太便宜了你。昨日那兩匹好紗，我不希罕，還拿去罷，花樣顏色全不好，我不要。」聘才道：「紗是頂好的，若要再換好的也沒有，要換花樣倒可以。」珊枝道：「紗衣我也夠穿，現存著□幾套，沒有裁的，也用不著。我還打算送人，不過□幾兩的人情罷了。我告訴你：我新近見了兩樣東西，我很愛他，自己不能出去買。」

話未說完，聘才就連忙問道：「你看見什麼，只管說來我聽，或者我可以就給你辦來。」珊枝道：「不是別的。我見沙回子家裡有一個金絲織成的一個花籃，不過二兩重，手工倒貴。我又見他自己泡茶的一把時大彬的宜興茶壺，蓋子上嵌著一塊翡翠，是沒有比他再好的了。我這個搬指都比不上。那金花籃我還了他四□兩，他也肯了，那茶壺我還了他二□四兩，他還不肯。明日請你替我把這兩樣拿來。沙回子講：「這把茶壺竟是個寶貝，時大彬到此刻有一百多年了。這壺嘴倒完茶是一點不滴的。泡茶時放茶葉也好，不放茶葉也好，沖一壺開水下去，就是絕好的茶，顏色也是淡綠的。我因不信，把他的茶葉倒了，另放開水下去，果然一點不錯，是絕好的好茶，你說奇不奇？」

聘才道：「茶壺用久了，所以才能夠這樣好。你既愛這兩樣，我就買來奉送。那紗也不必退，還留著送人罷。」珊枝笑道：「怎好這樣。我若一定不要，倒顯得不好，只得生受了。」說了一回，就回房去了。

到了留青舍，珊枝問起琴言之事，琴言只得大略說了一說。

珊枝不信，心中有些動疑，說：「怎麼無緣無故的會害起病來？見你戲的也不止他一個，難道人人見了你，就都為你害病嗎？我倒不曉得，你們有這些情分，還是另有緣故呢？」一片話，說的琴言臊的了不得，又不敢駁回他，吊桶落在他井裡，只好忍住這氣罷了。

卻說子玉這一場大病，琴官這一出華府，魏聘才自為得意，又以為奇，在城外各處傳揚。人家聽了，竟當了一件新聞。有那些各班裡相公，有嫌琴言的，有愛造言生事的，七張八嘴，改頭換面，添枝加葉，把個子玉、琴言說得無所不至。不料王通政在人家席上遇著蓉官、二喜等類，就把子玉、琴言的事說得活龍活現。文輝本看過子玉之病，也覺得病的有些古怪，只不曉得是相思病。今聽了這些話，心上著實不爽快，因想道：

「少年人這些事原也禁不住的，也只好逢場作戲。況且子玉才□八歲，正是好花含蕊的時候，怎麼就作起這些事來。偏偏去年又將個愛女許了他。人生起頭第一件，就是這不愛聽的事，有了外遇，將來琴瑟之間就不能專好的了。」回家就叫他兒子王恂問了一回，王恂只好含含糊糊的說了幾句，又與子玉剖辨，說斷不至此，文輝終有些疑心。陸夫人聽見了，雖未過門，倒先替女兒吃起醋來了，便向文輝說道：「若論玉哥兒，相貌是極好的，所以去年孫親家母作媒，我就應許了。如今你自然不管，這怎麼好？親尚未成，倒先弄些笑話出來，將來若是一味的混鬧，叫瓊姑過去，如何過得日子？親翁在家還能拘管，親母是一味的溺愛，順著他性

兒，日後多半是個不成器的。這等小小年紀，就這樣無廉無恥的愛起小旦來，真了不得了。更有那些老不正經的，也要常在外邊作樂，更怪不得年輕的人了。

到底這些小旦有什麼好處，羞也不羞。」陸夫人氣頭上，倒連王文輝也教訓了一頓。文輝只是陪笑，不敢作聲，說：「事情呢，實在稀奇，我暗中竊訪，連恂兒都知道他們才見過兩三面。

就是彼此思念，其實沒有別的事。況且這麼小的孩子，那裡明白到這些事。你放心，我自去囑咐表妹，以後管得嚴些，不准他出門，也就沒事了。到今冬也好完娶，這件事瓊姑過去了，或可拘住他。」陸夫人冷笑了一聲道：「這些下作脾氣是出於本心，我見多了，拘管得那一個住？從來說賊不改性，管住身管不住心的。」文輝聽這些話，明明的逼到自己身上來，只得呵呵一笑，踱了出來，往書房裡去了。陸夫人氣極了，又在他女兒瓊姑面前，把子玉講了又講。瓊姑低頭不語，心中也有些不耐煩。本知道是個風流夫婿，卻不道是這樣輕薄，應著一句常說的話「才人行短」了。便又想起哥哥、姊夫，常說子玉的好處，說人是極正經的，又極有情的。或者他愛的這人，是單為其色，沒有別的事，也未可知。便覺紅暈桃腮，手拈衣帶，呆呆的靜想。陸夫人又心疼他，多說了恐他煩惱，便坐了一坐也自去了。

再說子玉自從琴言來看之後，便已放心。又曉得他母親不責備，而且反托聘才帶琴言來，心中十分快意，自然更好得快了，不到一日便已精神復舊，惟見了母親總有些惶恐不安的光景。顏夫人愛子之心十分體貼，又知兒子並無苟且之行，絕不提起琴言的事。那王文輝親自來過幾次，陸夫人也來過。一日在顏夫人面前，也不好說得，但有些話裡譏諷，暗藏褒貶，似乎叫親家以後留點神，不要放縱他的意思。又見子玉病已痊癒，看其相貌翩翩，實是佳婿，又像個真誠謹厚的人，就把疑心消去一半。

過了幾日，子玉究竟放心不下，便回了母親，借看聘才為名，去看琴言，恰好見著聘才。聘才又求珊枝，把琴言叫出來，說了一個多時辰的話，子玉方才放心而去。華府中人多嘴雜，且各存一心，過了幾日，就有人將此事傳到華公子耳中。華公子聽了著實有氣，便叫珊枝上來問了一遍，珊枝替辯了幾句，華公子也說了他幾句，以後不准琴言出門，將他派往洗紅居，交與□珠婢看管，不與外人通問，便與拘禁牢籠一般。幸虧□珠婢都是多情愛好的，倒著實照應他。若是別人在此，也是求之不得的。這琴官一來年紀小，二來是個異樣性格的人，到是守身如玉，防起□珠婢來。所以華公子看得出他老誠，放心放在婢女堆中，也當他是個丫鬟看待他，只不許與外人交接。到了此間，是斷乎走不出來，就是林珊枝不奉呼喚也不能到的，何況他人？琴言只好坐守長門，日間有□珠婢與他講講說說，也不敢多話。晚間獨守孤燈，怨恨秋風秋雨而已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